

关于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

唐彦林 卢馨尧

(辽宁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 中美两国达成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为两国发展双边关系指明了方向。不对抗、不冲突,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管控分歧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诸多有利条件, 也面考验, 中美双方应进一步采取建立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和多领域的沟通交流机制, 增进两国共同利益和管控两国分歧并举, 处理好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和博弈等措施共同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关键词] 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 合作共赢; 管控分歧

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当前国际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不仅受到两国的高度关注, 也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合作还是对抗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 也会对正在呈现的多极化世界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时代使然, 也考验着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智慧。

一、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历程

尽管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全新的议题, 但历史上崛起国与霸权国发生武装冲突和战争司空见惯。据学者考察, “1500 年以来当一个新兴大国与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大国展开竞争的时候, 15 个这样的案例中有 11 个都导致了战争。”¹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更是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发生战争视为一种必然。具体到中美关系, 现实主义宿命论者认为, 中国崛起必然挑战美国霸权, 并引发对世界霸权争夺;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一直认为, 中国作为崛起国必然用武力挑战守成大国美国, 中美之间的大国政治悲剧难以避免。²伴随着中国不断崛起, 美国相对衰落加速、中美之间的实力越来越接近, 中美之间相互依赖和战略竞争同时加剧的背景下, 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和打破“强国必霸规律”成为两国面临的亟需给出答案的重大课题。实际上, 在中美两国达成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前, 两国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 考察这一探索历程能更为清晰地把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内涵及未来发展方向。小布什政府曾期盼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与美国一道维护现存的国际体系。奥巴马政府就职以来, 如何确立中美关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之一。2009 年 9 月 24 日, 时任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次演讲中, 针对中美关系提出了“战略再保证”的概念, “战略再保证必须设法突出和强调中美两国间共同利益之所在, 同时以直接的方式着手化解产生不信任

*[作者简介] 唐彦林 (1972—), 男, 辽宁沈阳人,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副院长; 联系电话: 15998270205, 电子邮箱: yanlintang@126.com。卢馨尧 (1988—), 女, 北京海淀人,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2016 年度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影响南海问题的美国国会因素分析》(项目编号: WYB201609) 和辽宁省社科联 2016 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立项重点课题《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最新进展及其影响研究》(课题编号: 2016lslkztzidian-10) 的阶段性成果。

¹ Graham T. Allison, “Obama and Xi Must Think Broadly to Avoid a Classic Trap,”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2013.

²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W.W. Norton, 2011;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W. Norton, 2001.

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根源”。³“战略再保证”的提法切中了中美之间不断出现矛盾分歧的主要原因——缺乏战略互信。虽然中国官方和学术界对美国“战略再保证”的提法持谨慎和保留的态度，但在2009年11月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美双方第一次明确提出培育和深化中美双边战略互信问题，并提出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2010年5月10日，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演讲中，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对“战略再保证”进行了一番新的表述，“美国继续支持中国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框架中不断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安全与经济增长的正和贡献。而且，中国的发展与繁荣不以牺牲其他国家的福祉为代价。而且，中国已经准备好在应对诸如安全、经济、政治和环境卫生等全球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⁴美国对中国出台“战略再保证”的基本思想是，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无法单独应对全球挑战，同时，大多数国家为同样的全球威胁所困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寻求与中国做一个基本交易：美国及其盟国将不会遏制中国；而且，欢迎中国崛起成为一个繁荣的大国。但是，做为回报，中国必须对其他国家做出再保证：中国获得新地位不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为了使战略再保证政策有效运行，中美双方必须设法减少彼此的顾虑，并共同努力寻求方法来实现共同的目标。⁵“战略再保证”体现了美国实用主义外交风格，也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中美实力不断接近的事实。从字面上理解，“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是美国对中国提出要求，要求中国承担美国希望中国的责任。而“战略再保证”则更像是一种地位平等者之间的交易，不再是单方面的强迫；而是我为你做了什么，你也应该为我做些什么。虽然“战略再保证”没有成为中美之间的共识，但作为一种有益探索，也有其积极意义。比美方“战略再保证”提法稍早，但同样引发热议的是两国集团（G-2）的提议。“两国集团的概念最初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瑞德·伯格滕提出的。他提出了构建中美两国集团（G-2），共同引领全球治理进程。⁶美国提出“两国集团”的提法的基本动因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美国经济陷于困顿，希望中国在化解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领导性作用，并逐步扩展到战略问题上。“两国集团”的提法不符合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客观现实与发展趋势，也与中国一贯倡导和实践的外交准则相违背。中美官方均对两国集团明确表态加以反对。2011年1月，《中美联合声明》明确提出，中美两国关系的定位是构建21世纪的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为中美两国21世纪的发展确定了目标和定位，也可被视为后来达成的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的雏形。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首次明确提出“中美应该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非正式会晤，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以三句话概括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对抗、不冲突，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⁷在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过程中，奥巴马总统、副总统拜登、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等美国高官均给予积极评价，并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两国未来关系发展的目标。2013年3月24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达成了继续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加强务实合作，建设性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的共识。⁸两国学术界也展开了探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热潮。2016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前来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习近平指出，2013年我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许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美双边贸易额、双向投资、人员往来都创下历史新高。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建立两军互信机制、打击网络犯罪、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推动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等方面取得重

³ James Steinberg, “China’s Arrival: 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Power,” <http://www.cnas.org/files/multimedia/documents/Deputy%20Secretary%20James%20Steinberg's%20September%202024,%20202009%20Keynote%20Address%20Transcript.pdf>.

⁴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events/2010/0510_us_china/20100510_us_china.pdf, p.83.

⁵ Dan Blumenthal, *China in Obama’s World*, <http://www.aei.org/docLib/China%20in%20Obamas%20World.pdf>

⁶ 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87(4), (July/August 2008), pp. 57–69.

⁷温宪、陈一鸣：《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国务委员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载《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第1—2版。

⁸潘治、李斌：《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十项共识》，《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3月25日，第002版。

要进展。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充分说明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习近平强调，中美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美国副总统拜登认为，中美两国命运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将奥巴马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界定为“通过加强合作和负责任地竞争来推进中美关系”，建议下届美国总统要注重在中美合作取得新的突破的同时，也要应对中美之间潜在的不断加剧的竞争关系。拜登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中方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但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如出一辙。⁹

从上述分析来看，如何界定和发展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官方和学术界已经多有讨论，相对来说，在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前，美国官方和学者的态度更为积极，不断提出各种建议和思路，中方也以各种形式加以回应。因种种原因，美方提出的观点和主张要么自身销声匿迹，要么没有成为中美共识。直到中方领导人习近平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美国领导人开始接受，中美达成共识。可以看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经过中方领导人顶层设计，美国领导人积极回应，两国政府其他官员和学术界积极参与的方式达成共识的，具有较为广泛的共识基础。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和内涵解析

从国际关系发展历程来看，目前的中美关系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全新的大国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出现有着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1、从国际背景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来看，“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主潮流。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是时代主题的两个主题，之后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世界三大潮流，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中国对时代特征的最新判断。¹⁰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发展不能逆潮流而动，而推动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恰好是顺势而为。

2、因美国霸权地位相对衰落，包括中美之间的大国之间互动出现新特点。2008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进行了评估：由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崛起，全球多级体系正在出现。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正在进行，并将持续下去。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但优势逐渐减少。¹¹而从大国之间的关系来看，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美国如何赢得其他大国的合作。因为美国越来越明显地发现，没有其他国家的合作，美国几乎不能解决所有它面临的棘手的国际问题，包括控制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重建失败国家和保持经济稳定等。在美国需要合作的国家中，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和俄罗斯。¹²因此，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认为，尽管美国仍然居于世界权力等级的顶端，但其优势正在减弱，这既是由于新的权力中心的崛起，也是由于国际问题的越来越多。美国在大国相对平等和基于相互依赖而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的世界中行事。现在，中美两国不得不直视对方，中美关系的核心必须建立在稳定全球经济、全球生态系统和全球安全上。¹³在美国国家实力不断下降，霸权相对衰落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寻求处理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新思路，这既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美国延缓霸权衰落的新思路。

⁹ Joseph R. Biden, Jr., *Building on Success, Opportunities f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6.

¹⁰ 倪世雄：《漫谈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2-3页。

¹¹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NIC 2008-003, p. iv.

¹²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 –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34, Number 4, Spring 2010, P.63.

¹³ David M. Lampt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Age of Obama: looking each other straight in the ey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9), 18(62), November, p.703.

3、中美关系也面临着再调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从机遇角度来看，目前中美两国均以促进国内发展为最重要的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制定了两个“百年目标”，即到建党 100 年的目标是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建国 100 周年时，完成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国现代化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还要完成两重任务：一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美国方面来看，由于穷兵黩武，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加上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债台高筑，失业率攀升，国内党派斗争不断激化，甚至导致 2013 年 9 月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处理国内问题，恢复发展美国经济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优先议程。而加强中美经贸往来是促进彼此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见下表）。

2008-2013 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概况（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	71,457	69,576	91,878	103,879	110,590	122,016
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额	337,790	296,402	364,944	399,335	425,644	440,434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经贸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此外，中美两国在面临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共同责任。李侃如认为，奥巴马就职以来，表明中美关系新特点的变化是，全球性问题逐渐地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中心环节之一。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和核扩散问题。¹⁴寻求利益共同点，履行中美两国的国际责任，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促进中美合作新的重要平台。更为重要的是，两国主张合作不是对抗来发展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共识，这将破解冷战思维的困扰，这为促进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维基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蹴而就建立起来，但是我们可能离建立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更进一步——那就是两个大国深刻认识到：两国合作远比两国冲突或者不健康的竞争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¹⁵同时，基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彼此核心利益的认知不同以及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影响，中美之间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注定面临诸多挑战。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和美国需要构建一个战略框架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通过建设中美稳定的、合作性关系来促进更广泛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和平与繁荣。”¹⁶这是国际大势所趋、是中美两国乃是世界人民人心所向，也是中美两国的国际责任和历史使命所要求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基于时代背景、两国国家属性、双边关系特性和责任担当等因素的影响，当前的中美关系具有区别于以往的大国关系特点。

首先，中美关系是一种大国关系。中美目前分别是世界上的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美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拥有共同的重大责任。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看，中美分别是最大最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从中美建交以来的发展历程来看，两国关系发展始终向前，共同利益不断增强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石，但也始终伴随着矛盾、分歧和斗争。中美两国同为太平洋地区大国，分处太平洋地区两岸，

¹⁴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U.S.-China Cooperation on Global Issues,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events/2010/0510_us_china/20100510_us_china.pdf, pp.63-64.

¹⁵ Patrick M. Cronin, The Path to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PacNet, Nov. 7, 2013, p.2.

¹⁶ Patrick M. Cronin, The Path to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PacNet, Nov. 7, 2013, p.1.

亚太地区是中国崛起的核心平台,而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更是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两国在亚太地区互动会日益频繁,太平洋是否足够广阔来容下两国是亟需得到回答的重要问题。

其次,中美关系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以对抗和竞争为主的关系,也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美日经济上竞争,政治和安全上相互依赖的特殊关系。中美两国为了实现各自利益、履行全球责任必须进行合作,同时,战略互信的缺失又导致两国彼此对对方充满疑虑、猜忌和竞争。经济政治上需要密切合作,军事和安全上面临竞争甚至对抗,这种合作和竞争并存的关系是中美所面临的新型国际关系,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所说,“我们两国正在做一件前人未曾做过的事情,这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给出答案:当一个老牌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相遇时会出现何种结局。”¹⁷

第三,中国已经明确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内涵和基本原则,即2013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习近平用三句话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其中,不冲突、不对抗是逐步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也是打破历史上崛起国和守成大国发生战争的现实主义宿命论的关键所在;相互尊重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条件,相互尊重的提法既体现了中国一贯的外交风格,也表明中美是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会有所不同,挑战更多,但意义更为重大;合作共赢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途径。正如美国学者所分析的:“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能够保持稳定,冷战时期是基于共同的敌人,而现在则是源于共同的利益,其他有益于中美战略关系稳定的方面还包括:恐怖主义、核扩散和其他的跨国威胁成为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敌人,中美两国政治经济领域彼此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共同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等,中国和美国越来越依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两国战略关系稳定的最重要支柱。”¹⁸目前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双输”的双边关系特点决定了合作共赢是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唯一正确途径。

三、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路径分析

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两国共识,并已经具备较为充足的条件。首先,中美双方都有建立这一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第二,以往40年的合作积累,使中美两国合作具有很好的基础。第三,中美之间有着90个政府间机制,为我们的努力提供了制度化保障。第四,这样的中美关系具有强大的民众支持。中美之间现有220对姊妹省州和城市。中国有19万学生在美留学,美国有2万学生在华留学。第五,中美两国有着未来合作的巨大空间。中美两国经贸往来不断扩大,相互依赖趋势不断深化,对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责任不断增加,通过中美协调合作促进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强劲、可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中美两国也正在经济、贸易、能源、环境、人文和文化领域以及地方层次不断加强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两国共同利益。同时,改善和加强中美两国军事关系,推进双方新型军事关系建设。当然,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虽然中美已经达成关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但究竟如何来构建则需要中美双方多加沟通和探索。有的美国国务院高官提出,美国对中国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的建议尚有些疑问,两国对这一新关系模式的期待也许会有所不同。美国希望看到的是更多的具体合作,关键是要找到建立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方法,并在中美双方之间逐步树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¹⁹实际上,构建中美新型大

¹⁷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2/09/20120905135521.html#ixzz2x4HoBjF2>

¹⁸ Thomas Fingar and Fan Jishe, Ties that Bi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6:4, Fall 2013, pp.126-128.

¹⁹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ackground Briefing on the Upcoming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and U.S.-China Relations,” transcript, July 8, 2013,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3/07/211606.htm>.

国关系不是通过几次中美首脑峰会就能建立的,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中美两国诸多矛盾、分歧和竞争必然会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在所难免。同时,在这一进程中,还必然伴随着两国官方和民众的心理调适。如美国将自己视为“上帝特殊的选民”,肩负着拯救和领导世界的天然使命,维持和加强全球霸权是美国长期追求的目标和心理惯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实力不断攀升,美国国家实力不断相对下降的进程中,美国官方和民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多长时间真正接受中国和平崛起尚待观察。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毫无疑问的是,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是两国未来关系发展的正确选择,也是两国共同的责任。从目前情况来看,可考虑采取如下措施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1、逐步建立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和多领域的沟通交流机制。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共识的达成源于两国领导人开展首脑外交,积极进行顶层设计。“今后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框架既需要两国领导人进行顶层设计,更重要的是,两国政府和两国社会积极参与进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议程如此广泛,包括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等,上述议程中的任何一个领域突然出现的危机都有可能导致中美新型关系建设脱离正常轨道。”²⁰因此,顺势而为,积极拓宽和建立完善中美全方位、多层次和多领域的沟通交流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坚持和完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磋商、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中美亚太问题磋商会议、中美人权对话和中美州/省长论坛、中国人大与美国国会定期交流等机制的同时,还应当通过协商积极建立新的沟通交流机制。如在2013年7月于华盛顿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决定在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之间建立热线,以便联络交流。2014年3月,中美双方已同意尽早建立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制定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

2、增进两国共同利益和管控两国分歧并举。利益交融、共同利益不断增加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石。因此,中美双方要积极加强经贸往来、加强反恐、能源、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共同维护供给体系的稳定。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美广泛而日益紧密的共同利益使中美关系中的合作比重越来越高,但战略性竞争仍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方面。美国不再将中国定义为伙伴或者对手,而是试图与中国合作获得利益的同时,防范中国成为美国未来的一个威胁。中美之间大范围的合作与战略紧张和互相怀疑并存。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除了台湾问题以外,还包括对各自未来军事能力和相对影响力的关注。²¹因此,如何管控分歧也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方面。因此,美国高官建议,中美要增强处理两国存在较大竞争和分歧严重领域问题的能力,需要建立“双边机制”来处理可能导致两国关系陷入不稳定和竞争的根源,避免两国关系脱离正轨,走向对抗。²²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美国不断从理论和政策上利用全球公域理论作为其维护美国霸权的新形式,中美应在海洋、低空、太空和网络等全球公域开展对话,寻求限制两国在全球公域陷入战略竞争的新的方法,通过对话来避免误判。²³

3、处理好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和博弈。周边是中国和平发展最重要的平台,而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要驱动力是应对中国崛起,并推动中美关系向对美有利的方向发展,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和博弈日益频繁。美国维持世界霸权的重要途径是遏制类似于前苏联那样强有力竞争对手的出现,尽管美国政府多次宣称欢迎中国的繁荣和强大,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目的就是“平衡”中国在亚太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针对中

²⁰ Patrick M. Cronin, *The Path to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PacNet, Nov. 7, 2013, p.1.

²¹ Phillip C. Saunders, *Manag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Edited by Patrick M. Cronin, *Global Strategic Assessment 2009: America's Security Role in a Changing World*, p.264.

²²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Background Conference Call by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on the President's Meetings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transcript, June 4,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04/background-conference-call-senior-administration-officials-presidents-me>.

²³ Thomas Fingar and Fan Jishe, *Ties that Bi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6:4, Fall 2013, p.128.

国的意图十分明显。“美国政府更加关注于亚太地区事务，这体现在关注方式的变化上。而不是美国政治目标的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本利益包括政治稳定、海上贸易和自由、民主的推进和人权保护，这是美国一贯坚持的原则。”²⁴奥巴马政府依然延续了冷战后贯穿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对中国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并体现出新的特点，即美国对华对冲政策从原来的“接触加限制”、“合作加防范”，转变为“相互依存加制度约束”。这是前所未有的两国相互依存的深化，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国在制度建设上的竞争。²⁵这表现为，一方面，美国积极与中国进行接触，希望通过中美两国经贸往来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脱离金融危机泥潭，与之相伴随的是中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强化亚太同盟关系、拉拢中国邻国共同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对冲。在实施对冲战略时，美国注重运用制度和规则因素来制约中国，如以所谓“维护美国的航行自由”来介入南海问题，要求中国对南海九断线做出国际法解释等。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和博弈，既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现实挑战，但也可成为中美构建新兴大国关系的地缘起点，只要双方遵循“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建设性管控分歧”的原则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就必然能逐步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谱写中美“跨太平洋合作”的新篇章。

²⁴ Mark E. Manyin et al.,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42448, 2012, pp.1-2.

²⁵ 俞新天：《美国对冲政策的新特点与中国的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5期，第55-68页。